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墓表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修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瀧岡阡表

歐陽修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王安石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呂和叔墓表

范育

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大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

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聞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其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陽修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

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以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某州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觀考君

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胡翼之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厯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

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
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
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
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我累故
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
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
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
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
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不
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
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
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
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是不求而死者恨也夫

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
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
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
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
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
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
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
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
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
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
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
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
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三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

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
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
人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白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
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賜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
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是小
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
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
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
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
而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
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

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食封壹千貳百戶修表

處士征君墓表

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敎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

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王安石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強而安事舅姑夫撫字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入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道處士信厚聞其鄉子爲士無虧行絜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

其葬四年安石還自揚州復其墓復墓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
後世志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龐然數
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
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
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
可表耶於戲

程伯淳墓表

程頤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
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
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
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賢焉莫知所
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
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
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

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眾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後人

呂和叔墓表

范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從葬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身行云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鵠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蕢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葬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爲其縣人焉初諫議學游未仕教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縉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爲美談君其第三子也中進士乙科調泰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

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
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陝西河東辟書
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福州侯官縣故相曾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
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
防請監鳳翔府造舡務君起就之官制改爲宣義郎會詔伐西
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爲可辭使者請于朝君亦以禮際
善而得行乃往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句文字
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彊明正亮
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
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
歸之誠明不息不爲眾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
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
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知信
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

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閒已也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奠祭之事悉捐俗習事尙一倣諸禮後乃寢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旣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旣歿君益脩明其學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旣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旣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信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已旣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旣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疾命掃室正席默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歿其徒聞疾或自家于官所及